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  
第二十八回 湯府丞中計敗兵 杜元帥納言正位

詩曰： 摘句尋章一腐徒，敢當重任執兵符。

羽書未報三軍捷，浪戰先迷八陣圖。

慷慨少年欺信布，奇謀策士勝孫吳。

德敷黎庶居尊位，不讓當年胯下夫。

話說湯思忠同六員將百般攻城不下。數日後，軍心漸漸懈了。湯思忠無計可施，傳令暫且退軍，再作道理。常泰稟道：「某看那賊武藝，不在小將之下，怎交鋒未及□合，便佯敗而走，莫非其中有詐，亦須準備。」王連城笑道：「常將軍過慮，鼠竊狗盜之徒，止希劫掠而已。今遇大軍，心膽皆碎，望風而走，乃怯也，有何詐計，只顧催趨攻城，不可退悔。」楊思忠道：「王總撫所見甚明。」正議間，忽見小軍來報道：「城內百姓無糧，攜老挈幼，俱出城外就食。」湯思忠下令道：「百姓出城，聽其所往，軍士毋得乘機擄掠，違者斬首！」令方出，又見報有一夥百姓投入營門，要見老爺，有機密重事來報。湯思忠令：「止許為頭的進見。」軍士引數箇為頭的百姓入寨，湯思忠喝道：「汝等眾人，有甚話說？莫非城中奸細麼？」那百姓叩頭道：「小人們不是百姓，原是本城軍校。賊首杜伏威薛舉破城劫掠，勢不可當，小人們戰敗，只得佯投賊兵部下。原來這賊不為爭城奪郡，只圖財帛子女，將縣庫劫空，正要覆回巢穴，不意老爺軍到，將城圍困。目下城內乏食，賊心甚慌，欲回水寨，又無出路。眾賊計議，今晚偷開東門走。小人們探得這個消息，粧做村民，雜出城外，特來報知，以求重賞。」

湯思忠賜以酒食，和眾將商議道：「聞賊兵無糧，今夜逃遁，未知虛實何如？」常泰道：「眾賊大肆擄掠，諒糧草尚足久支。今據城未及□日，便說無糧，其中必有奸計，主將不可輕信，墮其計中。依小將愚見，只是催軍圍城。外無救兵，不久內變，城自破矣。」總管錢向道：「無糧之虛實，雖然未審，戰敗欲逃，此是實情。今且將報信軍士監候，主將遣將二員，各帶一千人馬，埋伏東門僻處，待賊眾出城之時，放起號砲，半腰裏截住，後兵就奪城池。主將起合寨軍馬，趕殺前軍，使賊兵前後不能相顧，管取大勝。」湯思忠大喜道：「錢總管之計甚妙。言亦不可信，機亦不可失，事不宜遲！」一面將軍監候，一面遣兵埋伏，差正統制常泰，領步軍一千，出東門離城□五里東南，地名石佛村埋伏，差護衛申千秋，帶領步軍一千，出東門離城二□五里，西北地名珠梅莊埋伏，俱聽號砲響，一齊引軍殺出，就勢奪城。二將聽令而去。又差總管錢向，領軍三百，帶諸色號砲，離城琵琶嶺高阜處埋伏，覷賊兵出城，放起連珠砲為號，接應兩處伏兵。湯思忠和沙應龍樂正年王連城，率領軍馬，準備捉賊記功。有詩為證：

慢無奇計欲成功，不識人間有臥龍。

螳臂撼搖徒自斃，致令千載笑湯公。

話分兩頭。

再說查訥暗定妙計，揀選精細僕僮□數箇，粧做鄉民，到湯思忠寨內傳報消息，自和薛舉杜伏威在城樓上飲酒作樂。至申牌時分，探事的報說：「敵人分軍四出，不知何意。」查訥笑道：「湯府丞中吾計了。」杜伏威道：「官軍移動，必是復來攻城，軍師怎知中計？」查訥道：「將軍不須問，今夜管取殺敗官軍，明日請將軍在延州府城中高坐。」當下就傳將令：薛將軍帶領精壯僕僮五百，本縣壯士五百，至黃昏大開東門，逕奔黃河渡口，每一人背包裹一個，如遇伏兵，盡皆拋棄，退者立斬。遇著敵兵，盡力追殺，只看紅燈出城為號，就是接應兵到。又差朱儉帶領弓箭手三百，長鎗手三百，亦出東門馬家堰土山上屯紮，若見火起，即出村口，射官軍後陣。長鎗手各帶紅燈籠一箇，守護箭手。杜將軍帶領馬步軍一千二百，在東門外離城僻近處埋伏，只看官軍殺進城時，攔阻回路，準備捉人。三將聽令，各自打點去了。查訥連夜差軍士城門內掘下陷坑，四下埋伏撓鉤手，各各摩拳擦掌，等候交戰。有詩為證：

妙算誰相匹，神機第一流。

運籌揮羽扇，談笑覓封侯。

再說延州府府丞湯思忠，當晚遣兵調將已定，然後自領馬步軍兵，離寨伺候。總管錢向領了三百軍士，至黃昏左側已到琵琶嶺山上，撒開砲架，一眼望著山下。等到更餘，此時月色明朗，望見山下西北上，火光沖天而起，軍兵無數行動。錢向即放起號砲，知會兩下伏兵。申千秋聽得砲聲震天，率兵殺出珠梅莊來，卻好與薛舉兩軍相遇。薛舉倒拖畫戟，拍馬先走。後面僕僮將包裹盡皆棄擲而走。申千秋策馬挺刀，來趕薛舉。軍士不顧廝殺，且搶包裹。薛舉正走之間，只聽背後申千秋趕來大叫：「賊將休走！」薛舉勒轉馬頭喊道：「尋死的快來納命！」兩馬相撞，兵器變加。不三合，申千秋被薛舉一戟刺死馬下。眾僕僮見主將得勝，勇氣百倍，轉殺過來。這邊官軍因搶物件，隊伍大亂，又無主將監押，四散落荒而走，被僕僮大殺一陣，屍骸遍野。

薛舉正欲回軍，遠遠見東南上火光沖天，喊聲大起，又衝出一大隊人馬來。薛舉停馬看時，只見四匹馬上，四員大將，隨著數千軍士，飛也似湧來。薛舉大叫道：「爾等兵已殺盡，何故又來送死？」王連城拍馬向前罵道：「賊奴中吾錢總管妙計，早早下馬受縛！」薛舉大笑道：「蠢奴！何曾中你之計，你等反中我家之計了。坡下一將，已被我刺死，你等又來受用這條畫戟。」王連城激怒，舞動大刀，劈頭砍來。薛舉挺戟就刺，兩軍吶喊。二將鬥了□餘合，不分勝負。湯思忠拍馬觀看，心下驚惶，又令沙應龍樂正年二將助戰。沙應龍也使方天戟，樂正年用雙鐵簡，二匹馬刺斜裏殺過來。薛舉抖擻神威，一條戟擋住三般兵器，一來一往，又鬥了二□合。薛舉賣個破綻，蕩開陣角，敗陣而走。三將不捨，一齊拍馬趕來。薛舉約走半里之地，三將看看追上，薛舉斜倚畫戟，彎弓搭箭，看得清，射得巧，颯的一箭，剛中樂正年肩窩，翻身落馬。薛舉回馬就刺，王連城沙應龍二人抵住廝殺，眾軍救樂正年上馬，已是昏暈將絕。薛舉和二將戰上數合，帶馬又走。二將忿怒趕來，追過山嘴，忽然鼓聲亂響。薛舉急抬頭，見一片紅燈，照耀山頂，心下暗會，忙策馬奔上山來。後邊二將狐疑，正欲回馬，薛舉已至山上，一聲梆子響，山上亂箭射下，急如飛雨。沙應龍所乘戰馬，腿上著了火箭，負疼滾倒，將沙應龍掀翻地上，胸膛上被馬踏壞。王連城忙來救援，身上已著數箭，昏暈倒了。眾軍中箭著傷死者甚多。山上朱儉和薛舉合兵一處，回身追殺下來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渠，降者不計其數。朱儉取了沙應龍王連城首級，復取舊路殺回城來。

再說統制官常泰，領兵在石佛村埋伏。當夜更盡，聽得砲聲振天，即帶軍士吶喊殺奔城下，見城門大開，並無一人阻擋。常泰心下暗想：「賊黨無糧，故棄空城逃遁，虛插旌旗，諒無人馬，當先指麾軍馬殺入。」猛聽得天崩地裂之聲，軍士一齊叫苦，都跌入陷坑內去。常泰情知中計，急忙帶轉馬頭，奔出城外。城內伏兵齊出，殺得官軍大敗。常泰顧不得軍士，單馬落荒而走。不得五里，一聲鼓聲，閃出一枝軍馬，當頭一員大將，正是杜伏威，攔住去路，大叫：「匹夫，待走那裏去！杜爺候你多時。」常泰大怒，奮力惡戰。二將鬥四□餘合，不分勝負。眾軍打攢攢布成簸箕陣，圍逼攏來，正待併力擒捉，只見塵頭起處，又擁出一隊軍馬來，卻是薛舉朱儉回軍。薛舉見杜伏威戰常泰不下，拍馬挺戟夾攻。常泰措手不及，被薛舉生擒過馬綁縛了。其餘軍士，盡皆投降。杜伏威大獲全勝進城。天色黎明，查訥率將校迎接入縣衙坐定。軍士推過常泰，立于階前。查訥慌忙下階，親解其縛，請入堂上而坐。常泰頓首道：「敗將免誅，何敢當將軍重禮！」查訥道：「當今兵戈載道，萬姓瘡痍，豪傑拊髀，人人思奮。我等替天行道，拯救蒼生。將軍不棄，願同舉大義。」常泰感激請降，拜于階下。杜伏威扶起遜坐。有詩為證：

自分生平鐵石腸，輸忠期把姓名揚。

祇因朝內多奸佞，致使將軍一旦降。

當日設宴慶賀，犒賞大小三軍。查訥查點軍籍，共得降軍四千餘人，良馬五百餘匹，糧草器械甚多，心下大悅。

查訥和杜伏威薛舉道：「湯府丞戰敗，單騎逃去，不如乘此大捷之勢，攻破府城，以為根本，然後攻掠諸縣，廣蓄錢糧，大事就矣。」杜伏威薛舉道：「先生之言，正為迅雷不及掩耳，深合玄機。就此進兵，不可遲滯。」常泰坐於側席，低頭不語。查訥道：「常將軍既蒙不棄，即當請教，何為低首不言？」常泰道：「敗兵之將，不可言勇。感蒙三位將軍不殺之恩，思欲報效，惟恐生疑，不敢言耳。」杜伏威道：「大丈夫傾蓋若故，白首如新，義氣相投，肝膽可照，有何疑哉？久聞將軍乃忠義之士，智勇足備，如有見教，焉敢不從？」常泰道：「湯府丞一介書生，不知軍法。延州府百姓，被其重斂苛虐者，皆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。今遭戰敗，必驅軍民同守，雖是民無親上之心，但此城郭頗堅，錢糧亦廣，一時難以攻破。攻戰之際，未免百姓遭殃。小將有一計，此城反掌可得。」查訥拱手道：「願聽將軍良策。」常泰道：「將軍今夜放小將回城，見湯府丞，某須如此如此說，時彼必聽信，將軍便進兵來攻，某為內應。但入城之後，望將軍禁止殺戮，實為萬幸。」查訥離席稱謝道：「常將軍妙算，非某所及。就此進兵，將軍切莫有誤。」常泰道：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豈有變更？」即折箭為誓。當下席散，常泰收拾了當，初更開城門去了。

薛舉道：「常統制初降，未知其心。近仁縱彼回城，倘有變詐，反墮其計。」查訥道：「將軍放心，某素知常公少立名節，秉性堅貞，此行管取成功。明日某與杜將軍為前部。將軍為後應，同往攻城，朱誠庵守縣，縱有詭謀，亦不足慮。」又遣牙將宋斐帶兵五百，追趕常統制，望見城池，便要回軍，不可前進。一一分撥已定。

卻說湯思忠領眾將和薛舉交戰，見前軍得勝，薛舉敗走，忙催軍策馬，隨後追來。正走間，敗殘軍士迎著，報道：「王沙樂三將，俱被殺死，全軍盡沒，常統制兵敗被擒。」湯思忠大驚，忙收轉馬，逃回府城，催軍守護四門。當夜軍士來報：「城外常統制單騎叫門，黑夜不敢擅開，乞請鈞旨。」湯思忠自上城樓來看，常泰高叫：「開門，後面追兵來也。」湯思忠終是懦儒，不知兵法，見一人一騎回來，忙令軍士開門迎進。驚問道：「統制不回，諸將戰死，下官手足無措，今者何以得脫而回？」常泰道：「小將聽得砲響，即出軍襲城，不期彼有準備，我兵大敗。回軍死戰，正欲脫身，路遇一員少年壯士，馬上掛著沙應龍王連城首級，他兩下夾攻將來，小將難以應敵，無奈詐降。幸喜賊將無謀，遽爾聽信，待小將以心腹，被我黃昏竊了二人首級，砍開城門，逃奔出來。彼已知覺，故有兵來追趕。」正言間，只見遠遠火光明亮，追兵漸近，吶喊鼓譟，將至城下。常泰道：「賊兵黑夜，決不敢臨城，主將休往。」少頃，追兵果然退去。常泰笑道：「我諒昏夜之間，賊兵焉敢近城！」湯思忠大喜，留常泰在府衙安歇。

次早探馬報：「賊黨杜伏威薛舉，引軍馬數千，聲言要取城池。」湯思忠忙請常泰商議。常泰道：「恩府督軍護陣，小將出馬，力擒賊首，則餘黨自散矣。」說罷，綽鎗上馬，大開東門出城，擺成陣勢。遙望軍馬已到，兩陣對圓。門旗開處，擁出兩員少年驍將。常泰高聲罵道：「逆賊無知，正要興兵征勦，今大膽返城求戰，是自送其死耳！」薛舉罵道：「忘恩背義之徒，有何面目誇口！」常泰聽了大怒，挺鎗躍馬，衝過陣來。薛舉挺戟迎戰，兩軍吶喊。二將鬥上二餘合，薛舉拖戟回陣。杜伏威出馬交鋒，數合之間，常泰虛搦一鎗，望著城內就走。背後查訥薛舉杜伏威三將，率領軍士，緊緊接尾追來。湯思忠見常泰敗回，親自催軍出城接應，倏然追兵已到面前，慌忙回馬逃命。被薛舉飛馬趕近門邊，活捉膝上。常泰招集眾軍進城，盡降其眾。杜伏威薛舉查訥常泰，都到府堂坐定，押過湯思忠，跪于堂下。杜伏威指著罵道：「害民賊子，貪酷狂夫，百姓遭爾荼毒，錢穀被爾侵漁，今既被擒，有何理說？」湯思忠道：「儒儒濫叨爵祿，不能為國家出力，反遭爾等所擒，一死何辭！但聞建王霸之業者，不絕人之嗣。僕年半百，止得一子，今方三歲，乞將軍可憐。」說罷，伸頸受戮。查訥道：「湯府丞為官雖貪，臨難不苟，姑饒其命。」杜伏威喝道：「戕民之賊，本該族滅，查軍師憐宥，免汝一死。」叱軍士放去。湯思忠得了性命，抱頭鼠竄，收拾家小，連夜回鄉去了。但見：

忙忙似喪家之狗，急急如漏網之魚。平日間粧模作樣，詐百姓財物，儼是活閻王。今日裏鼠竄狼奔，保一家首領，宛然真小鬼。說不起繃刑弔拷，自問了絞斬徙流。離亭那有餞行人，沿路絕無饋送客。支不動驛夫轎馬，捉不得公用舟車。行一程，耽驚一程，惟慮省悟復來追。思一事，煩惱一事，這次再無餘羨得。仗著那硬舌頭，為人再世。饒了這窮性命，得放還鄉。林下情願呷清湯，當道何為不作福。杜伏威稱須放手，湯思忠是下場頭。

查訥出榜安民，開倉賑濟。

次日建立招賢館，延接四方豪傑之士。數日間，接得數籌大將。一人覆姓皇甫，名實，字碩卿，陝西富平縣人。生得身長九尺，大眼鋼鬚，慣使九節銅鞭，武藝出眾。一人姓曹，雙名汝豐，字公厚，陝西鞏昌縣人。生得身材魁偉，狀貌猙獰，面如噴血，鬚似鋼針，能用大刀，有萬夫之勇。因武舉不第，隱居山村打獵，聞杜伏威招賢，特來相投。又有一人覆姓尉遲，雙名仲賢，字子用，朔州單陽人氏。生得身長面瘦，骨格清古，善使流星錘飛鎗，有百步穿楊之箭，為打死人命，逃竄江湖，今特來投。一人姓黃名松，字爾耐，年方二餘歲，生得容顏清麗，虎背熊腰，能使雙刃大刀，本縣人氏。因見杜伏威開倉賑濟，招賢納士，有仁義之風，故至招賢館拜見。黃松就舉薦本縣城外盧家灣有三賢士，姓王，弟兄三人，胸懷經濟之才，腹藏孔孟之學，熟諳兵書，深通韜略，人都稱他為王家三俊。長名騏，字孟龍；次名駮，字仲良；三名驥，字季昂。屢次刺史辟請不就，將軍須當禮聘，可為梁棟之材。杜伏威即差黃松齎金銀玉帛，往請王家三俊。弟兄三人聞黃松說杜薛二將有仁義之風，不可違逆，欣然受聘，同黃松到招賢館投拜。杜伏威薛舉大喜，排筵慶賀。

次日，查訥請杜伏威陞堂議事。杜伏威居中而坐，左首薛舉，右首查訥，東邊一帶，是王騏王驥王驥常泰，西邊是皇甫實曹汝豐尉遲仲賢黃松，次序而坐。查訥開口道：「列公在此，某有一言。杜將軍自興義兵已來，屢戰屢勝，得了郡縣。招賢納士，英雄歸心；弔民伐罪，應天順人。仁義之聲，播于遐爾，王霸之業，翹首可成也。前賢有云：蛇無頭而不行。鳥無翅而不飛。雖有英雄，雜亂無統，紀律不順。今日杜將軍當在大元帥之位，掌握兵權，諸位將軍，盡聽號令，量材擢用，或掌錢糧冊籍，或理民情詞訟，或專任征伐，或督理糧草，或專司行待，各供乃職，則上下齊心，方成體統。列君意下何如？」眾人同道：「查近仁所見極明，所當如此。乞杜將軍早居元帥之位，以副眾望。」

杜伏威道：「小可因見紀綱頹廢，萬姓流離，故興兵馬，招接英豪，共斬亂臣之頭，以救黎民，以安社稷。事定後，擇有德者居之，僕等北面而事，庶無所利，人心皆安，天理亦合。今若率爾自大，安居帥位，甚非義舉。」皇甫實黃松兩個跳起身來諫道：「今者煙塵四起，人人稱雄，我等聞將軍大名盛德，故來相從。將軍若堅執不允近仁之義，則人心攜貳，各懷猶豫，大事去矣！」王騏兄弟三箇亦勸道：「查君之言，深合事體。統制無主，人心不攝，不如權就帥位。又非稱王道寡，有何僭妄。早發兵馬，以圖他郡，此是正理，何須推遜？」薛舉道：「諸君之言甚善，大哥暫為主帥，統攝軍馬，何必過謙。」杜伏威只得應允，就改延州府為都統元帥府，府前立一面帥字杏黃旗。諸將尊杜伏威為都統正元帥，薛舉為都統副元帥，查訥為軍師，王騏為副軍師，王驥王驥為參軍。常泰曹汝豐為先鋒，朱儉黃松尉遲仲賢皇甫實，俱為護軍校尉。當日殺牛宰馬，祭天享地，大赦囚犯。王騏又道：「名位已定，人心悅服。本郡所管二州七縣，皆是錢糧豐足之處。諸縣易攻，止有鄜州城廓完固，人心堅附，況且錢糧極廣，一時難以攻破。若得此州，則諸郡不足定矣。」查訥道：「王孟龍之論最善，元帥宜聽之。」杜伏威道：「任從軍師調遣。」查訥傳下將令：副元帥薛舉，率領馬步軍兵五千，王騏為參謀，尉遲仲賢常泰為左右羽翼，即刻起程攻取鄜州。次撥曹汝豐皇甫實二將，帶領步軍三千為接應，陸續進發。其餘將士，盡隨杜元帥守護城池。有詩為證：

元帥開牙殺氣騰，風雷號令最嚴明。

一朝榮貴君休訝，今日方知顯將星。

卻說薛舉一行人馬，至隆鎮村下定寨柵，領軍四面圍定。鄜州判裘澄，為官清正，善識天文，在位日久，深得民心。因是知州周陞任滿朝覲，至黃河被繆一麟所殺，上可以委裘澄署印。自齊顯祖天保九年蒞任以來，已是五載。此時顯祖肅宗二君，相繼而殂。其孫世祖即位，改元河清。世祖皇帝柔儒無才，寵信嬖佞。居東宮時，有幸臣二員，和士開穆提婆，甚是得寵。因世祖登基，

即以二人為左右二樞密，執掌朝綱，總理國政。凡是有金寶賄賂者，陞擢顯位。清廉公正者，黜退貶謫。因裘澄是個清官，無甚金銀浸潤，假以不救堂官為由，奏陳世祖，差四個武士提裘澄至京師勘問。裘澄打點和武士啟行赴京。剛遇薛舉提兵攻打城池。裘澄安慰了四個武士，督兵四門守護。夜間上城巡視，仰觀天象，見將星朗朗，照于本城。心中暗想：「目今皇上無道，寵用佞臣，主星昏暗，太白後入帝座，不久國家將亡。今和穆二賊無故拘我至京勘問，此去必遭陷害。古人云：識時務者呼為俊傑。哲人要知機，不如背了武士，歸降來將，再圖後事，未為不可。」正是：

情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

當下裘澄命將四個武士留下，不知這四人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